

ほうじょうのうみ

三島由紀夫

奔馬

張林
文滢
序

一
岛
由
纪
夫

奔 马

文 张
洁 林
若 译
序

HONBA

by MISHIMA YUKIO

Copyright © 1969 The Heirs of MISHIMA YUKI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Heirs of MISHIMA YUKIO,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版贸核渝字 (2012) 第135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奔马 / (日) 三岛由纪夫 著; 张林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5. 5

ISBN 978-7-229-09527-7

I. ①奔… II. ①三…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39817号

奔马

MISHIMA

[日] 三岛由纪夫 著

张 林 译

出 版 人: 罗小卫

策 划: 廖华章同人

出版监制: 陈建军

策划编辑: 游晓青

责任编辑: 王春霞

责任印制: 杨 宁

营销编辑: 刘 菲

装帧设计: 周伟伟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投稿邮箱: bjhztr@vip.163.com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bst.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12.25 字数: 263千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文洁若

三岛由纪夫是日本当代著名小说家、戏剧家。他于一九二五年生在东京，原名平冈公威。其祖父曾任桦太（即库页岛）厅长官，父亲曾任日本农林省水产局局长。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和祖母一起度过的。祖母夏子出身名门，经常带他去看能乐和歌舞伎的演出。后来他之所以能写出日本古典戏曲《近代能乐集》（1956），并在《春雪》（1965）中反映没落贵族的思想感情，是和这位祖母的熏陶分不开的。他六岁入学习院初等科，十二岁升中等科。一九三八年，在学习院《辅仁会杂志》上发表第一部短篇小说《酸模》。他是个早熟的作家，十六岁时，即以三岛由纪夫的笔名在《文艺文化》（1941年9月至12月）上连载中篇小说《花儿怒放的森林》。一九四四年毕业于学习院高等科，由于成绩名列前茅，天皇奖赏他银表一块。同年十月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次年二月应征入伍，但因军医检查有误，当天就被遣送回乡。

一九四六年六月，经前辈作家川端康成的推荐，三岛在《人间》杂志上发表小说《烟草》，遂登上文坛。转年十一月大学毕业，就职于大藏省银行局，不出一年就辞职，专门从事创作。他著有二十一部长篇小说，八十余篇短篇，三十三部剧本，以及大量散文，其中有不少曾被译成欧美多种文字。他曾两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作品有十部被改编成电影，三十六部被搬上舞台，七部得过各种文学奖。影片《忧国》是他根据自己的小说自编、自导、自演的，上映后，创造了当时最高票房收入的新纪录，并在一九六五年的“图尔短篇电影节”上获第二名。在这部影片中，主人公年轻军官武山因不愿奉命去讨伐二二六事件¹中的叛军而剖腹自杀，新婚的妻子也陪他自刃而死。

二二六事件对三岛的影响是强烈的。他曾写道：“二二六事件的挫折确实使一位伟大的神死去了，当时我是个年仅十一岁的少年，只是朦朦胧胧地觉察到这一点。然而在十二岁的多感年龄迎接战败之际，我意识到当时的神的死亡这一可怕残酷的实感，与十一岁的少年时代所觉察到的，似乎息息相关。”²

三岛对战后日本的现实十分不满。他感到“照此下去，日本的文化、传统，将从意识上被破坏”，“应该考虑发动一次昭

1 二二六事件是发生于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的日本法西斯军人武装政变事件，企图成立军人政府，建立军事独裁。由于军阀集团内讧，政变于二十九日被平息。但其后执政的广田内阁使日本进一步法西斯化。

2 见《英灵之声》中所收《二二六事件和我》，河出书房一九六六年版。三岛曾说，他在两件事上对裕仁天皇感到不满。一是天皇下令镇压二二六事件，二是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天皇发表了《凡人宣言诏书》，否定了天皇的神性。

和维新”。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他曾率领三十多名右派学生去自卫队受训，并以“三岛小队”为基础，成立了由一百来名“私兵”组成的“盾会”，自任队长。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在东京举办了“三岛由纪夫展”，这个由照片组成的展览是三岛亲自安排布置的。展览结束后，他于二十五日率领“盾会”的四名会员，占领了离东京闹市不远的自卫队驻屯地的总监室，从阳台上向一千名自卫队队员发表演说，企图煽动自卫队哗变。因无人响应，他按照日本传统方式剖腹自杀。

三岛在预先写好并广为散发的《檄文》（原载《产经新闻》1970年11月26日）的最后部分写道：“我们要使日本恢复日本的本来面目，然后死去……我们是由于深深期望具有非常纯粹的灵魂的各位作为一个男子汉，一个真正的武士而醒悟，才采取这一行动的。”

此事曾在日本国内外引起巨大震动。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尤斯纳在《三岛或空虚的幻影》¹一书中说：“倘若有一日反动的国家主义革命在日本取得胜利，哪怕是暂时的，‘盾会’必将成为其开山鼻祖。”²小说家井上光晴在《未能发表的〈三岛由纪夫之死〉和〈何谓保卫国家〉》一文中写道：“不管怎样看，三岛由纪夫的自杀也是污浊的。太平洋战争末期，我们曾陪一位朋友——即将出击的特攻队员坐了几个小时。我无论如何也忘

1 玛格丽特·尤斯纳（1903—1987），法国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诗人。一九八〇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是获得这项荣誉的第一位妇女。《三岛或空虚的幻影》一书于一九八〇年由葛利玛尔出版社出版。

2 引自涩泽龙彦的日译本，第八十三页，河出书房一九八二年版。

不掉他那副语无伦次的样子，苍白的脸抽搐着，嘴唇发干。把以精心布置的舞台为背景而剖腹的三岛由纪夫，同那在‘保卫天皇’的吆喝声中被迫充当炮灰的青年这两者之死相比较，我感到极其焦躁和迷惘。我不得不联想到‘为了天皇陛下’而在战争中被杀死的成千上万丈夫、兄弟和儿子的悲惨命运……三岛曾大言不惭地说：‘我毫无保留地否定战后天皇宣布自己是人（不是神）这一举动。我甚至为此对天皇本人怀有反感。’究竟三岛由纪夫心目中的天皇和天皇制是什么样的呢？倘若他如愿以偿，凭着自卫队的武装暴动修改了宪法，地地道道的天皇制得以复活，那么日本和生活在这片国土上的人，将会落何下场呢？”¹

《丰饶之海》是由四卷具有连贯性的作品所组成，被誉为三岛作品的“顶峰之作”。前三卷《春雪》《奔马》《晓寺》分别出版于一九六五、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第四卷《天人五衰》“最终回”原稿是在作者剖腹自杀的当天上午交给出版社的。三岛曾多次说，《丰饶之海》是他的毕生事业。

系列小说《丰饶之海》从日俄战争一直写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二十世纪发生在日本的重大历史事件差不多都涉及了。作者用佛教轮回转生的传说，将没有血缘关系的四代人联系在一起，保持了故事的完整性和连贯性，同时也写出了各个时代的特征。《春雪》无疑是四卷当中艺术性最高的。尤其是第三章中用庭园的美景来烘托人物的美。第十二章中，主人公清显和聪子乘人力车去赏雪的场面，写得情思隽永，令人联想到

1 见《三岛由纪夫》文艺读本，第一三九页，河出书房一九七五年版。

《源氏物语》及《枕草子》中某些段落，说明作者不仅受到了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也继承了日本古典文学的传统。清显从小养尊处优，长成一个既任性自私，又优柔寡断的人。他明明知道早在青梅竹马时期就认识的聪子对他一往情深，但当他随时可以把聪子娶到手时，却不屑于承认自己爱她。待到聪子迫不得已和亲王正式订婚，并获得天皇敕许之后，为了偷尝禁果，他才去和聪子频频幽会，致使她怀了孕。正如他的挚友本多所说：“你一开始就去跟权力和金钱都奈何不了的对手较量。正因为那是不可可能的，你才被迷住了，对吗？倘若是可能的，就视之如瓦砾了。”（《春雪》第38章）日本评论家田中美代子认为：“他的悲惨命运并非像罗密欧和朱丽叶那样不可避免地来自外界，而是他自愿地招致和选择的。”¹这一卷以聪子打胎后削发为尼、清显心碎而死结束。

本多是贯穿四部曲的次角。他是唯一掌握轮回转生这一秘密的人，而当事人勋和月光公主，却至死都被蒙在鼓里。第二卷《奔马》的主人公勋是作者最钟爱的人物，甚至可以说是他本人的化身。勋纠集了二十名志同道合的小伙子，策划“昭和维新”，目的是暗杀一批要人，实行天皇亲政，维护皇道尊严。事泄被捕，但获释后，他又采取单独行动，刺杀了财界巨头藏原，随即剖腹自尽。

在《晓寺》上半部中，地点转到暹罗，时代背景是一九四〇年，日本已与德、意缔结了三国轴心同盟，将侵略的魔爪伸向东南亚。这在小说中也有所反映。第十章中有这样几段描述：

1 见《金阁寺·春雪》解说，第四〇二页，新潮社一九七九年版。

“分店经理谈了本多不在期间，曼谷人心的恶化。他说，由于英美巧妙的宣传，这里的人对日本怀有恶感，还是多加小心为好。隔着车窗可以瞥见，街道上拥挤着一群群以前不曾看到过的老百姓。

“这里谣传日本军队很快就要从法属印度支那打过来，各地的治安情况也不好，所以大量的难民拥到曼谷来了。”

在曼谷，本多遇到了幼小的月光公主，偶然瞥见她的左边侧腹上有三颗黑痣，从而知悉她是由清显——勋——转生的。

下半部以战后初期的日本为背景。月光公主已成长为十八岁的少女，只身到东京来留学。本多从钥匙孔里偷看她与庆子（本多的女友）搞同性恋的场面，再度看见那三颗黑痣。果然，她回国后，二十岁就被毒蛇噬死。

最后一卷《天人五衰》以六十年代末叶至七十年代初为背景。倘若说清显献身于恋爱，勋追求武士道，月光公主则至少也还有肉体美。《天人五衰》的主人公透却说得上是战后在日本出现的“愤怒的一代”的变种。年近八旬的本多发现这个孤儿身上有三颗黑痣，也没有调查清楚月光公主去世的日期和他的生日，就把他过继为养子，但他却对本多百般虐待。庆子从本多那里了解到轮回转生的秘密，便当面戳穿了透是冒牌货，指出他完全没有二十岁就死亡的迹象。透的自尊心受到伤害，自杀未遂，双目却失明了。

第四卷的末尾与第一卷的末尾遥遥呼应。六十年前，不论本多还是清显都未能见到刚刚削发为尼的聪子。而今年过八十的本多重访月修寺，终于见到了出家六十载依然保持着绝色美

貌的聪子。阔别经年后，本多与老尼进行了一番禅语般的问答。老尼坚持说，她根本没听说过清显一名，并问道：“本多先生，你果真在今世见过这个清显吗？你现在能够斩钉截铁地说，我和你以前确实在这个世界上见过面吗？”

这下子可把本多闹糊涂了。他说：“假若清显君压根儿不曾来过世上，那么勋也不曾来过，月光公主也就不曾存在了……而且，说不定连我都……”

老尼说：“这就要看您怎样去领悟了。”

本多感到迷惘，觉得此刻与老尼会晤，也成了虚虚实实的事。

作者在本卷第八章中引用佛典，说明了“天人五衰”的含义：

“尔时，摩耶在天上见到五种衰相。其一，头上花萎；其二，腋下出汗；其三，顶中光灭；其四，两目频瞬；其五，本座不乐。”

作品中不但写了本多的衰老，透的未老先衰，也流露出作者本人在执笔时不断地转着寻死的念头。本卷刚刚脱稿，他就演出了剖腹自杀的一幕。

最后引用一段玛格丽特·尤斯纳所做的《丰饶之海》题解作为结束。她写道：“这个题名原出自开普勒¹和第谷·布拉埃²时

1 开普勒(1571—1630)，德国天文学家和占星家。

2 第谷·布拉埃(1546—1601)，丹麦天文学家。逝世前他把自己一生观测天文的资料赠给他的学生和助手开普勒，为开普勒发现行星运动三定律创造了条件。

代的占星天文学家的古老月理学。‘丰饶之海’指月球中央那片广漠的平原。该平原跟月亮这整个卫星一样，是既没有生命也没有水和空气的一片沙漠。此题名一开始就鲜明地表示出：促使那四代人依次活动的一连串沸腾的众多计划，以及与之针锋相对的计划，骗子获得成功，真实遭到破坏，到头来是一场空，也就是虚无。”¹

二〇一三年五月三十日

后注：《丰饶之海》是以《滨松中纳言物语》²为文献根据的梦与转生的故事。附带说一下，书名是月海之一的拉丁名 Mare Focunditaris 的日译。

1 见《三岛或空虚的幻影》，第五十五至五十六页。

2 菅原孝标之女子一〇五三至一〇五七年所著。

昭和七年，本多繁邦三十八岁。

在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就读期间，他便通过了高等文官司法专业的考试，大学毕业后，担任大阪地方法院见习法官，其后一直住在大阪。昭和四年，他升任法官，后又升任地方法院的右陪审员，去年又迁至大阪高等法院任左陪审员。

他的父亲有一位担任法官的好友，在大正二年法院组织法大幅修改之后退休。本多在二十八岁时和这位世伯的女儿结婚。在东京举行婚礼后，两人一起回到大阪，婚后十年一直没有生育，不过妻子梨枝温柔体贴，夫妻相处倒也算和睦。

本多的父亲三年前去世，因此他本想处理掉东京的房子，把母亲接来大阪，但母亲却拒绝了，宁愿孤身一人在东京守着那座大房子。

本多夫妻用三十二日元租了一栋房子，上下两层，二楼有两个房间，一楼包括玄关有五个房间，还带一个大约二十坪的院子，两人还请了一个女佣。

本多一周只需上三天班，其他日子则在家工作。上班时，他先要在位于天王寺阿倍野筋的自家门前搭乘市内电车，到北滨三丁目下车后，穿过土佐堀川和堂岛川，再走过流桥，桥那头便是法院了。法院是一栋红砖建筑物，大门上面，巨型的菊花御纹徽章闪耀着光芒。

包袱布是法官的好助手，因为上下班都要携带文件。少的时候还好，但大多数情况下总是多得连公文包都装不下，只有包袱布最方便。本多现在用的是大丸公司赠送的薄棉布中号包袱布，里面装了另外一块，以备不时之需。因为包袱布就像本多事业的生命，所以即使是坐火车时，也绝不把它放在行李架上。有的法官下班后和同事去喝酒时，甚至经常会在包袱的打结处穿上一条绳子，随手挂在脖子上。

判决书当然应该在法院的法官办公室里写，但不开庭的日子，即使去上班，办公室里的桌椅也不够用，再加上耳际传来的辩论声，还有旁边为学习而聆听、受教的见习法官，在这种环境中，根本不能专心写判决书，还不如在家里熬夜工作。

本多是刑事案的专家，可是大阪的刑事案却特别少，所以有人认为他出头无望，但是他却并不介意。

在家工作的日子，本多彻夜研读下次开庭的警方调查书、检察官调查书和预审调查书，并且写成摘要，转交给右陪审员法官。表决后，还要起草庭长宣读的判决书草稿，每到东方发白还不停地写着“依主文如下判决……”之类的词句。经审判长订正后，还得用毛笔誊写，因此本多的手指就像代笔先生一样，长了厚厚的茧。

一年一度的年终宴将有艺伎表演，向来都是在城北新花街区的静观楼举行。席间，部长和法官们相互举杯痛饮，还有人喝醉后对着高等法院院长语无伦次。

平常他们只是在梅田新道的咖啡馆或小吃店喝两杯，算是生活的调剂。有一家咖啡馆提供特殊服务，客人询问时间时，女服务生就会卷起裙子，看看绑在大腿上的手表回答。当然，其中也不乏古板之辈，听到咖啡馆就真的以为只是纯喝咖啡的地方。有一次，某位法官受理挪用公款一千日元的案件，当被告辩称钱已经全部花在咖啡馆时，法官竟大怒说：

“胡说，一杯咖啡才五毛钱，怎么可能喝这么多？”

减薪之后，本多大约三百日元的月薪仍和军中团长的薪俸差不多，生活颇为宽裕。有些人闲暇时爱看小说，也有些人沉迷于观世流的能乐舞蹈，有人则收集俳句和俳画，不过，大部分人都将这当作喝酒的借口。

时髦的同事大都喜欢跳舞，本多虽然对跳舞不感兴趣，但经常听热衷此道的同事们谈论。由于大阪的城市法规禁止跳舞，所以他们只好去京都的桂街或蹴上街的舞厅，或是去尼崎那个田野中央的杭濑舞厅。从大阪坐出租车过去，大约要花一日元。雨夜中，那座好似室内体育馆的建筑物孤零零地耸立在田野里，窗口晃动着舞者的身影；狐步舞曲飘荡在溅起白色雨滴的田野中。

这，就是本多此刻的生活缩影。

二

三十八岁，是多么奇妙的年龄啊！

青春已消逝在遥远的往昔。自从与它告别至今，脑海深处已寻不到一丝它的影像。所以，反而像是一直生活在与青春一墙之隔的地方。彼端不断传来轻轻的声响，可是墙上却没有通道。

对本多而言，青春似乎已随着松枝清显之死而终结，曾在那里凝聚、结晶、燃烧的东西也已消失。

直到如今，在写判决书写到厌倦的深夜，本多还会反复翻看清显留下的《梦之日记》。其中多半都像没有任何含义的谜语，不过也有暗示夭折的不祥而美丽的梦境。黎明前的黑暗将窗子染成青紫色，清显的白木棺柩横摆在房间的正中间，而他的灵魂则飘浮在空中，俯视着这一切。这梦境在一年半之后竟成了现实。只是梦中抚棺哭泣、前额留着美人尖的那个女人，也就是聪子，却始终没在清显的葬礼中出现。

十八年过去了，在本多的记忆中，梦与现实的界限变得愈加模糊。看着清显唯一的遗物——《梦之日记》——这确凿的手

迹，清显所做过的那些梦、那些仿佛用簸箕淘出的沙金一般的梦，比起清显曾经存在于这世上事实本身更为写实。

随着时光的流转，梦与现实在朦胧的记忆里变得等价。曾发生过的事和似曾发生过的事之间的界线渐渐变淡。梦迅速地侵蚀着现实，从这一点来说，过去又与未来十分相似。

年轻时，人们总认为现实只有一个，未来则蕴含着种种变化。可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实变得复杂，而“过去”则因种种变化而变得扭曲。由于过去似乎与复杂的现实相互结合，因此现实与梦的界线就愈发模糊了。如此容易变化的现实的记忆，已与梦境没有什么不同了。

连昨天才见过的人，本多都不一定能记住他的名字，却随时都能唤起有关清显的回忆，就像昨夜的噩梦留下的记忆，倒比今早走过时看到的熟悉街景更为鲜明。一旦过了三十岁，人的名字就像剥落的油漆般总会被渐渐忘却，那是因为这些名字所代表的现实，比梦更虚无缥缈，将从每日的生活中一点一滴地流失。

本多的生活早已没有了波澜，他觉得不论世间发生什么，他能做的，只有用严谨的法律体系去对待一切。毋庸置疑，他属于理性世界，只有这个世界，才是比梦和现实更为可靠的东西。

当然，由于审理过许多刑事案件，他也不断地接触到人世间的激情。虽然自己从未有过，却常常见到这样的事例：在某些人的人生中，一种情欲竟具有宿命般的魔力。

他真的安全吗？仔细一想，如同远方的银堆一样，自己心灵的深处也曾面临崩溃的危险。从那以后，他渐渐获得了一种

铁壁般的自由，使他能不为任何诱惑所动。那远方轰然崩溃的危险就是清显，那诱惑，也正是清显。

他喜欢谈起和清显共度的时光，不过，对于仍活着的人来说，青春只不过是一种免疫力罢了。何况，他三十八岁了，这是一个微妙的年龄，说已历经沧桑，未免太过轻巧，但说风华正茂，却又随时可能逝去。这个年纪，生活的经验隐约散发出腐臭，新鲜的欢乐正日渐消退。这个年纪的人，无论多么愚钝，都会感觉到美正飞快地抽离而去……本多对工作的热衷，意味着他渐渐爱上了这个不可思议且抽象的工作，这个与感情彻底隔绝的工作。

回到家里，进书房之前，他会先和妻子共进晚餐，但时间不定。在家工作时大约六点吃晚餐，而开庭日若是加班，也有八点才开饭的时候。不过，现在不像担任预审法官的时候，会在半夜被叫起来了。

无论多晚，梨枝总会等他共进晚餐；他晚归时，她就把饭菜重新热一下。本多一边听着妻子和女佣在厨房充满生气的忙碌声，一边看着晚报。饭前饭后，是本多一天当中最好的休息时间。虽然家庭规模不同，但他的脑海中却浮现起当年父亲在黄昏时休息的情景。就和自己现在一样。他在不知不觉中竟变得像父亲了。和父亲不同的地方，大概是自己少了那种不自然的明治风格的威严吧。因为他没有孩子可以显示威严，家里就保持着更为自然和单纯简明的秩序。

梨枝寡言少语，谦和恭顺，从不追根究底。她有轻微的肾炎，偶尔会略显浮肿。这种时候，她会化比较浓的妆，那困乏